林下集

包子里藏着的爱

□ 赵春莉

休息日,我去爸爸那儿转了转。刚打开门,一股扑鼻的面香迎面而来。爸爸听见门响,从厨房走了出来,一看是我,说:“我刚蒸好的大馒头,一会儿你尝尝。”

“我都闻到香味了。”我笑着回。我忙不迭随着爸爸走进厨房,只见一个个大白馒头在锅里,氤氲着热气,散发着清香。心底泛出念想,我不禁眼底一热,却忍着没让眼泪流下来。

“我可是得到你妈的真传了,你看看,蒸得和你妈妈做的一样吗?”爸爸乐呵呵地看着我,回头又看了看桌上剩下和好的面说,“你在家等会儿,我去买些韭菜,回来给你蒸韭菜鸡蛋虾仁馅的大包子。”

不等我答话,他麻利地穿上外套,下楼去了。

我站在厨房,隔着玻璃,看着爸爸越发有些瘦削的身影,有些心疼。时间一晃,妈妈已经离开我们一年了,我却一直不能从失去妈妈的阴影中走出来。今年我生病住院时,一心只想能吃到妈妈做的素三鲜馅的大包子。想着想着,我流出了眼泪。

在我的印象中,妈妈做饭很好吃,不管是面食类,还是炖菜类,都是手拿把掐。后来妈妈身体每况愈下,就很少做饭了。

正想着,门开了,爸爸回来了。我接过他手中的韭菜,直接拿到厨房去择。我拿起剪刀,学着妈妈的样子,将韭菜根部剪掉。

爸爸从冰箱里拿出大虾,感慨着:“我今年多买了些虾,你妈说你最爱吃素三鲜馅的大包子,今天我得多放些虾,更鲜灵。”

我低头择着韭菜,并没有答话,我是怕一出声,就带着哭腔。

爸爸很快把馅调好了,我坐一旁,和爸爸一起包包子。其实在结婚后,到父母家时,我很少做家务,因为在他们的身边,我永远可以做一个长不大的孩子。

爸爸一边擀皮一边说:“你妈呀,早就开始训练我蒸馒头、包饺子。她是怕她走了以后,我什么也不会做,除了苦了我自己,也无法延续对你的爱了。”

听着爸爸的话,看着爸爸熟练地擀皮、包包子时我有些动容。在我的心中,妈妈蒸的大包子真的是一绝。她都是用面肥发面,很少用酵母。每次我都提前告诉她,我要过去,她都会蒸最新鲜的包子等着我。妈妈每次都按我的口味专门给我做素三鲜的馅料,韭菜都是早起买最鲜嫩的,再买些新鲜的大虾。韭菜的馅料放得久了,会出汁水,因为我喜欢吃有汤汁的,所以妈妈在包包子时,包一个就拌一下,将汁水吸进馅料里,这样蒸出来的大包子,就会有灌汤包的感觉,又鲜香又好吃……

看着我笨拙的包包子的动作,爸爸用手点了点我的头,说:“你怎么在做饭上,这么没有天赋,你看你妈,做饭多好吃。”

“巧妈生出笨丫头。”这句我脱口而出的话,也曾和妈妈说过,眼泪再一次在眼中打起了转儿,心

底又泛起了痛楚。

包子包好了,爸爸开始蒸。我像小时候一样,搬了把椅子,眼巴巴地坐在厨房门口等着。韭菜的清香弥漫在整个房间,让我烦躁的心瞬间安宁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,时间到了,爸爸掀开锅盖的一刻,一股香气直入鼻翼,我忍不住食指大动。爸爸笑我还是一副馋猫模样。他准备出一个碗,先拿出一个大包子晾在碗里。看着爸爸忙碌的身影,我庆幸,自己人至中年,仍能得到爸爸的无限宠爱和关怀。在他的面前,我永远可以当一只小“馋猫。”

包子凉了些,爸爸端给我,我一口一口就着泪水无声地吃着,心中除了对妈妈的想念,还有一份温暖和感慨,果然还是父母最心疼自己的儿女,永远将儿女的喜好放在第一位。

女儿出嫁 一路成长

□ 尚庆朝

今天是女儿出嫁的日子,接亲的队伍圆满完成了仪式,我们循着既定的路线奔赴婚礼现场,心里一下子涌上来千头万绪:那些细碎的回忆、不舍的牵挂,还有她人生每一个重要节点里,一幕幕鲜活的模样,都在眼前缓缓铺开。

还记得女儿上幼儿园时,都是我的母亲负责接送。有天下午放学,孩子们照例在滑梯、跷跷板上疯玩一刻钟,家长们凑在一旁闲聊,奶奶转眼就找不到孙女了。她慌了神,赶紧找了值班老师,又给我打了电话。

我接到消息,立刻往幼儿园赶,就差最后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时,爱人的电话又来了:孩子已经被送到她单位了。见到孩子后,我弄清了来龙去脉:她玩完滑梯,看见一个穿红外套的背影,以为是来接她的奶奶,就拉着人家的衣角出了幼儿园,还礼貌地跟保安挥手说再见。走了几十米,老人才发现不对劲。女儿仰着小脸认真地说:“我以为您是我奶奶,就跟着出来啦。”

老人笑着问:“我送你回家,还是送你回幼儿园?”女儿想了想,脆生生地说:“您送我去妈妈单位吧,那里还近一点。”

老人欣然应下,十分钟后,就把孩子安安稳稳地送到了她妈妈面前。女儿后来跟我们说:“我一看奶奶慈眉善目的,是个热心肠,就放心让她送我啦。”那时候的她,就已经是个懂事、会观察、懂得体贴人的小大人了。

女儿从小就有主见,还有着超出年龄的组织能力。上三年级那年,班主任宣布竞选班长。她先找了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,争取到了她们的支持,又不断向其他同学介绍自己的“竞选宣言”,继续扩大“援助”范围。最终,女儿以两票优势当选班长。想到这里,我脸上不自觉地泛起了笑意。爱人看着我,笑着打趣:“你这是怎么了?刚才还一脸严肃,怎么突然笑了?”我跟她讲起女儿竞选班长的事,她也跟着笑出了声。

女儿的工作单位就在我们生活的城市,可婆家离娘家有几十公里,往后免不了要两地往返。想到这里,我又想起了她考驾照的样子。

她高考结束后的第一件事,就去驾校报了名。趁着学习的劲头还足,她用最短的时间拿下了科目一,之后每天早起,准时赶到驾校集合点,跟着学员们一起去

训练场。盛夏的天气酷热难耐,驾校只能一早一晚训练,下午五点再集合,结束时常常已是星光满天。可不管多累,她从来没喊过一句苦。暑假结束,她顺利拿到了驾照。

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,女儿开着车,我坐在副驾驶座位,陪着她完成了第一次长途驾驶。往后的寒暑假、节假日,往返的路上,她都稳稳地握着方向盘。

这几年下来,我们早已彻底放心:几百公里的路程,她能独自驾车安全往返,娴熟的驾驶技术,就是她驰骋人生的底气。

导航提示音缓缓响起:“前方距离酒店还有500米。”我收回思绪。

我的小女孩,就这样长大了,要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了。

喜乐时

那年麦收

□ 汪国会

今年的麦收又进入了倒计时。在我记忆里,1983年的麦收,不同往常。

那年,全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大家种田干活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。我们家的11亩麦地足足施了三次肥、浇了五遍水,麦子长得又高又粗,麦穗饱满充盈。

村里把生产队时的场院划分成一块块,分到各家各户。爸爸带着我们,先翻地,再用钉耙搂平,接着泼上水、撒上麦糠,最后用碌碡轧实,用半天时间把分到的场院整理了出来。

几天灿烂阳光的照耀之后,麦穗全都变黄了。开镰这天,爸爸带着大姐、大姐夫、二姐、我和弟弟6人,天还没亮就赶到了渠南的麦地里。爸爸打头,我们每人对着一个畦,弯腰举镰,齐刷刷地割起了麦子。太阳从东方天际升起时,我们已割了两个畦的来回了,妈妈把饭菜送到了地头。

大家立马围拢过来,在田边吃早餐。也许是干了一个早晨肚子确实饿了,也许是妈妈蒸的馒头、炒的鸡蛋和土豆丝味道着实不错,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。

太阳升起来了,热辣的阳光烤着我们,衬衣很快就湿透了,草帽下的脸上也淌出了汗珠。五十多岁的父亲从小劳动习惯了,始终保持着良好状态,娴熟而又利索地在前头割,我们紧随在后。

第二关是拉运麦子。我们家有两辆小拉车,又向邻居借了两辆,爸爸、大姐夫、我和弟弟每人一辆车,将收割的麦子一车车拉到场院里。

麦秸运到场院里,第三关就是用铡刀将麦秸上半部有麦粒的部分铡下来,用脱粒机脱粒,下半部分的麦根则是堆在场院边,来日捡一遍其中的麦穗后堆放起来留作烧火做饭之用。

爸爸向邻居借用脱粒机,邻居家答应次日可以。于是,我们找来三把铡刀,全家行动,整整干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,脱粒机拉到了场院,调试完毕,大家顾不上一夜的劳累和困倦,轰轰烈烈地脱粒——麦收最关键的第四关开始了。

爸爸和大姐夫站在脱粒机两旁往里推送麦秸,我和二姐往机器口输送麦秸个子,弟弟在出粒口用木锨把麦粒堆到正前方空地,妈妈和大姐则用桑木叉子将脱完粒的麦秸堆往场边。

机器的轰鸣声就像是催人的号角。大家饿了啃口干粮,渴了喝口白开水,干了十几个小时,终于把所有麦秸全部脱出粒来。望着眼前场院上堆起来的小山一样的麦子,全家人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满意足。我和弟弟高兴地躺在麦秸上,不一会儿竟呼呼睡着了。

麦收的节奏是高效和快捷的。接下来的两天,我们一边在场院中间晾晒麦子一边拣麦根、垛麦秸。随着麦根垛成一个小山,麦子也晾晒干了。

这一天,爸爸将早已准备好的麻袋拉到场院,我们开始麦收的最后一关——将麦子入袋运送回家。每个能盛一百八九十斤麦子的麻袋,我们足足装了四十六七袋。

仅仅过去了7天,全村的麦收便进入了收尾阶段。家家户户收获的麦子,堆满了大囤小囤,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每个人脸上。